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五十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五十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旅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立功效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脩禮於定州作亂攻沒

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
脩禮相合衆十餘萬後脩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
葛榮因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
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尒朱榮自晉陽
入弑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榮榮甚竒景即
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大
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為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
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頃之齊神武帝為魏相又入洛誅

介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為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虐
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為之用
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為司徒南道行
臺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
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為汝用乃為書召景景
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
表請降曰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
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裳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

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畫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竝肩戮力共平灾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殄筋力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乘藉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溘焉罔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為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既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諂諛迭進共相搆毀而部分未周累信

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
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
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郎椿
襄州刺史李密兖州刺史邢子才南兖州刺史石長宣
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
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
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
秣馬潛戈待時即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

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湏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臣顙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聞茲寸款惟應霈然丁和既至高祖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不從是議而納景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為文襄帝高祖乃下詔封景

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入行臺承制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請西魏為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又夜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鴉仁為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建為殷州刺史鎮項城魏既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齊文襄慮景與

西南合從方為已患乃以書喻景曰蓋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衿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

軀眷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加壁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為

首鼠之事入則秦人不容歸則吳人不信當今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為口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竝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充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德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

雪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寧使我
負人不使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今刷
心盪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
垂索還關者當授豫州刺史即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
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君門眷屬可
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為通家卒成親好所不
食言有如皎日君既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
人威名頓盡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

塗炭聞者酸鼻見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孤子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為其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啟將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已遠遂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為虛為實但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

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
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
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
戈之任出身為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
躬被袞衣口餐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為一旦舉
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
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講
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閭寺肆詭惑

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園段康之謀
莫知所以盧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
覲面目寧不自疑及迴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介
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
羣卒恃雄眇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園堰水三
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
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為也但尊王平昔見與
比肩共獎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

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
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為盜祿去公室相為不
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闕言賜示不
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
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
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強
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
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

信雖弱必彊殷憂啟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騰
以禮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
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羣
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
期而發大風一振枯榦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
為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
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
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

剋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盪滅竊以寒颼白露節候乃
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
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
歸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既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
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剋復中原荆襄
廣潁已屬闕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
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為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二
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

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東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
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入寧四
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
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
何以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
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
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
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浚坑戮家累在君何

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
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
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讐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
還書知何能述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攻城父
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關獻策
求諸元子弟立為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
元貞為咸陽王須渡江許即偽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
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入渦陽馬尚有數千

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輛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
竝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
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
八百人奔壽春監州常黯納之景啟求貶削優詔不許
仍以為豫州牧本官如故景既據壽春遂懷反叛屬城
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
以配將卒又啟求錦萬匹為軍人袍領軍朱异議以御
府錦署止克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青布

以給之景得布悉用為袍衫因尚青色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竝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兵敗沒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啟固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啟稱景有異志領軍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竝抑不奏聞而

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為內啟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柵執大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於是詔郢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眾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

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
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
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
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偽稱載荻實裝濟景景至京口將
渡慮王質為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尚未信也乃密
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
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
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即分罷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

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為都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為軍師將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徹航始除一舶遂棄軍走南塘遊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授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關下西豐公

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
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
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
滅賊又斫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
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
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
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
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啟求誅中領軍

朱昇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麟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即偽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

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竝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

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
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鄉侯駿前譙
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瑋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
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
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
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
暮景引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
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

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
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
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徇之逼云已
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
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
釋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
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
登堞車階道車火車竝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

前百道攻城竝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關前御街竝為洪波矣又燒南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

南苑韋祭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
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
樓望之見韋祭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祭拒戰敗績景
斬祭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祭敗不遑貫甲與數十騎
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
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與臨
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
世子方等兼司馬吳羣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

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緣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剽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

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大半景自歲首以來
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
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
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
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
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
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瑒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
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

牲軟血南充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
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率衆三萬至于馬邛州景慮
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勅乃遣北
軍進江潭苑景啟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詔臣云
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敕竝
召之景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
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

衆雲集未易而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
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
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
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
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
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
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
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

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山
翦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
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
淮泗結好高氏輶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
幾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享年
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
望南風而嘆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
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為陛

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
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
汝潁之地便絕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虎口
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
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
也臣與高澄既有仇憾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
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
報效方欲挂旆嵩華縣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

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使大梁與軒黃等盛臣與伊呂
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陛下欲
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擊河北欲自舉徐方遣庸懦之
貞陽任驕貪之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慕容紹宗乘
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掩耳散地不可
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為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
失二也常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
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

令臣作牧此州以為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勵
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
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陽謬啟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
閉不聽翻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三其德
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
王恢失律受戮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
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之猶子而面縛
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曾無追責怜其苟

存欲以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
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舉州內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既
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
之既不為罪臣得之不以為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衄
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
色祇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歎恨內懷
慙懼遂啟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頓爾
陛下曾無辯究默而信納豈有誣人莫大之罪而可竝

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能任居方伯惟
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為國立功直是自為富貴行
僨權幸徼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咸稱胡趙
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為真實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
聞敵鼓與妾俱逝不待貞陽故隻輪莫返論其此罪應
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
罰無章何以為國其失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
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等助戍

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啟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麟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之省舉將出師責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恒被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

每相祇敬而嗣王庸怯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
或聲言臣反或啟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忠烈何以堪
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
表疏言直辭強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
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之賊臣何親何
罪而能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為女子所烹
方悔蒯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
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

願得并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牝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三月朔旦城內以景違盟舉烽鼓譟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至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既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

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
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為大都督督中外
諸軍事錄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
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
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
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於是援兵竝散景矯詔曰
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
牧守可各復本任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

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
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為南兖州刺史初北兖州刺
史定襄侯祗與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
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祗等力不能制竝奔于
魏景以蕭瑀璋為北兖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廂
公丘子英直閭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
降於魏魏遂據其淮陰景又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
兵入吳吳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悅等既至破掠吳中

多自調發逼掠女子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是月景移屯西洲遣儀同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城既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

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
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憤時有事奏聞多
所譴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
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
何物丞相對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
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
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
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皇太子即皇

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並收其力用焉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内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次錢塘新城戍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嶧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以儀同郭元建為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

諸軍事鎮新秦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
太守蘓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為王以拒景宋
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鹽胥浦二
縣為武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為西
秦王元景龍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
敬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景遣其中軍
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嶠
父子送京師景竝殺之景以宋子仙為司徒任約為領

軍將軍爾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化仁于慶
魯伯和紇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義竝為開府儀同
三司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
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頓姑孰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
衆降景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為
臨江郡富陽為富春郡以王偉元羅竝為儀同三司十
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
成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悌為使

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為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又結魏人為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皓

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
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兖州事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
四月景以元思虔為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子鑒為南
兖州刺史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間衆至一
萬率以西上景廂公孟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
景七月景以秦郡為西兖州陽平郡為北兖州任約盧
暉畧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為中書監任
約進軍巖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聞

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衆軍下武昌拒約景
又矯詔自進位為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
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為
護軍將軍姜詢義為相國左長史徐洪為左司馬陸約
為右長史沈衆為右司馬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十月
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卧内景黨不
能平故害之景又矯詔曰蓋縣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
斗羣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辰則八紘

共轅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
人爵之后莫不啟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
國逖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末之或改逮幽厲不
競戎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
伊瀍獫狁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
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畧中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
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寓歸仁綿區飲化
開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

龜出洛白雉歸豐鳥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
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
向值天厭昏偽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
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畧出自懷抱珠魚表應
辰昴叶暉剖析六韜鎬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
翼來儀負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啟行奉茲廟算克除
獯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宴駕干戈暫止九伐未申而
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彼洋音同

茲薦食偷竊偽號心希舉斧豐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
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思覩王化朕以寡昧纂
戎下武庶拯堯黎冀康禹跡且夫車服以庸名因事著
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况
乃神規睿算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
彼常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
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
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率兵

赴援術退徐文盛入資磯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時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兗州司馬成欽等將罷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等竝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為竟陵王賞發南康之謀也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別將寇錢

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景以王克為太師宋子仙
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
約為司空于慶為太子太師時靈護為太子太保紇奚
斤為太子太傅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尚書右
僕射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
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
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二萬西上援約四月
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無

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刺史方諸
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
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
代徐文盛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
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大半世祖遣
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
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退據赤亭以
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為

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山城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湏定且未自立既

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偽僭大號遂其姦心其謀臣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為二宮萬福若遂行弑逆結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為安皇帝金華敬妃為敬皇后豫章國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妃張氏為皇后以劉神茂為司空徐洪為平南將軍秦晃之王畢李賢

明徐永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竝為儀同三司景以哀
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人妾
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衛尉彭儁王修纂奉
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既久故令臣等奉進一
觴太宗知其將弒乃大酣飲酒既醉還寢修纂以帊盛
土加於腹因崩焉斂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庫
初太宗久見幽繫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常不自安
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謂之曰麗涓

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為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弒實以土焉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畢雲麾將軍桑乾王元頽等據東陽歸順仍遣元頽及別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降彪十一月景以趙伯超為東道行臺鎮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將兵

東征神茂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
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觜形似山
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勸戚霸朱安王為
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為護軍將軍南兖州刺史侯子
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郭元
建為南兖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景又矯蕭棟詔追
崇其祖為大將軍考為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旒頭

雲罕樂僊八佾鍾虞宮懸之樂一如舊儀景又矯蕭棟
詔禪位於已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文物竝依
舊儀以輜車牀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脚
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
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
赦改元為太始元年封蕭棟為淮陰王幽于監省偽有
司奏改警蹕為永蹕避景名也改梁律為漢律改左民
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

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
執羈絆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為七廟偉
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
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咸
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
位以漢司徒侯霸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於是
追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十二月謝答仁
李慶等至建德攻元頽李占柵大破之執頽占送景景

截其手足狗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
自巴丘挫衄軍兵畧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犄角乃遣
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須曜兵肥
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之郭元建侯子鑒
俄聞王師既近燒合肥百姓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孰
元建還廣陵時謝答仁攻劉神茂神茂別將王華麗通
竝據外營降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
孤危復降答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遣

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孰追田遷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三月景往姑孰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為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強必欲遁逸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

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卧良久方起
歎曰誤殺乃公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廬暉畧守石
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內
僧辯焚景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柵
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
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于慶史安和
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
畧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

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
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廬暉
畧紂奚斤竝以城降景既退敗不入宮斂其散兵屯于
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
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
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
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
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

復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汜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景至晉陵刼太守徐永東奔吳郡進次嘉興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至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滄瀆入海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屍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

取屠膾噉食焚骨揚灰曾羅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
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
庫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踈秀性猜忍好殺戮刑人或
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碓確有
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
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
靴垂脚坐或匹馬遊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烏鳥謀
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悒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鵠

鷓鴣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普通中童謡曰
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馬每
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衄必低頭不前初
中大同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
慶寤甚悅之旦見中書舍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豈宇
內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為人少夢昨夜感
此良足慰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悅謂
與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決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閣

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
脫致紛紜非可悔也朱异接聲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
蒼玄北土遺黎誰不仰慕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
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
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
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
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鎮惶擾高祖
固已憂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晉家事乎先是丹陽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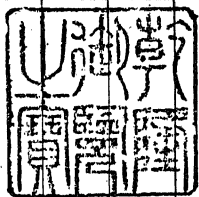
宏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
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
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天監中有釋寶誌
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
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
作虎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
害皇室大同大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
一在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

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竝呼為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搗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鹹封其屍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啟書檄皆其所製景既得志

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竝割炙食之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
嚴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
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為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
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徧黎元肆
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
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

流災晉則敦元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梁書卷五十六

編修

臣人龍

謹言唐貞觀三年詔姚思廉與魏徵

同撰梁書思廉梁史官姚察子推其父意復採謝
吳等所記以成是書徵惟裁其總論編次筆削則
皆出于思廉蓋書成於一手業紹乎一家述作之
盛與李百藥父子輝映一時亦猶史記之有談遷
漢書之有彪固褚亮謂其苦志精勤洵不虛矣舊
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云五十卷新書則云
五十六卷與今本合蓋嘉祐以來鋟版目次然也

臣等奉

勅校刊深愧學殖淺陋謹將南史與本文詳加叅校辨
其訛舛條其同異錄為考證以附卷末云

臣謹識